

词汇漫谈

CI HUI MAN TAN

徐 青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骆振龙

责任编辑 张丽琴

词汇漫谈

徐 青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625 字数95,000

1983年8月第 一 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000

统一书号: 7103·1256

定 价: 0.34 元

目 录

第一节 字和词

- 一、先有字还是先有词 (1)
- 二、从孩子学计数说到词和词汇 (3)
- 三、词“海”有多大 (6)

第二节 词的声音形式

- 一、在词义内容的外面 (10)
- 二、词的声音形式是怎样组成的 (12)
- 三、从合音词说到声音结构的特殊性 (15)
- 四、从同名同姓说到同音词 (18)

第三节 词的意义内容

- 一、在声音形式里面 (22)
- 二、词义在概括着一切 (24)
- 三、从词中有鬼神说起 (26)
- 四、从小马过河说到词义的模糊性 (29)

第四节 词义的种类

- 一、先入为本义 (32)
- 二、牵丝攀藤的引申义 (35)
- 三、移花接木的比喻义 (37)
- 四、指鹿为马的临时义 (40)

第五节 词的意义容量

- 一、为什么词义会有多有少 (43)
- 二、词典解释词义为什么互不一致 (45)

- 三、词的意义容量有多大 (48)
- 四、多义词和同音词之间 (52)

第六节 词义的相互关系

- 一、从看菜、观菜说到同义词 (55)
- 二、从“撤退”和“逃跑”谈到词的感情色彩 (58)
- 三、从一字之别谈辨析词义 (60)
- 四、猫鼠相克和反义关系的习惯性 (62)

第七节 词的构造

- 一、造词有没有模型 (66)
- 二、千姿百态的词义结构 (68)
- 三、从“太阳”是什么说到义素分析 (71)
- 四、从月蚀说到合成词的“义蚀” (74)
- 五、从“劳模”一词看词语的简缩 (76)

第八节 词的组合

- 一、从回文诗说起 (80)
- 二、从机械造句谈到词与词的搭配 (82)
- 三、从“敲竹杠”一语谈到词与词的组合 (85)
- 四、以语引事的典故 (88)

第九节 词汇的组成

- 一、从词的“家族”说到词汇的组成 (92)
- 二、分不分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 (95)
- 三、从“三句话不离本行”看词汇 (96)

第十节 古今词汇的异同

- 一、从单音词占优势说到词汇的双音节化 (99)
- 二、从“睡觉”一语谈到词组变词 (101)
- 三、从“忠”字说到古今通用词 (104)
- 四、从“亡羊补牢”说到词义的演变 (106)

第十一节 方言词汇

- 一、从“言语异声”说到方言词 (110)
- 二、从馒头有没有馅儿说起 (113)
- 三、从“拿摩瘟”说起 (115)
- 四、从“漏”的词义说到方言词的作用 (116)

第十二节 外来词

- 一、从外国货说到外来词 (120)
- 二、从丝绸之路说到借词的复杂过程 (123)
- 三、外来词是怎样借入汉语的 (125)
- 四、音译词和意译词的竞争 (127)

第十三节 语言美和词汇规范化

- 一、从嘴的大小说到语言美 (131)
- 二、谥词有没有必要书面化 (132)
- 三、防止生造词语 (135)
- 四、从“革命生师”说到词汇规范化 (137)

后 记

第一节 字 和 词

一、先有字还是先有词

在我国古代，对于“字”和“词”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跟今天是不尽相同的。古人所谓“字”，原义是“生育”的意思，因为“单体为文，合体为字”，字是由“文”产生出来的形体。“文”是单体或独体的书写形式，是不能再从结构上加以分析的。如“文”、“人”等；而“字”是合体的，是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的。如“休”字可分析成“人”、“木”两部分，“柏”字可分析成“木”、“白”两部分等。古人所谓的“词”，原意是“意内而言外也”（《说文解字》），是指“言辞”的。在这一项意义上，“词”和“辞”是一致的。汉代以前一般只用“辞”而不用“词”字，汉以后才以“词”字代“辞”，如“惑于愚儒之文词”（《盐铁论·刑德》）。而用“词”字指称语词，则不是这个字的原义，而是后起的用法。那末，字和词到底谁先谁后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从文字是书写、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先有词；第二，从字和词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看，显然是先有字。那末，怎样来进一步理解这两个似有矛盾的答案呢？这就需要从头说起。

大家知道，我国的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千多年

前的商朝就已经产生了相当完备的古代文字——甲骨文了。因为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所以我们称它为甲骨文。这种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古人的卜辞，包括占卜时所问的内容、占卜的结果和应验的情况。当时人行事（如打猎、祭祀、征战等等），都要事先向鬼神请示吉凶，办法是将龟甲钻出小孔，用荆枝点燃后刺入孔中，小孔四周就会因热爆出裂纹，这裂纹便被当作鬼神对所问之事的暗示和答复。于是就观察、研究这种裂纹，从中领悟鬼神的指示是吉是凶。例如有一片龟甲上的内容是：“壬子王卜，贞：‘田罫，往来无灾’？王占曰：‘吉！’获鹿十。”这是说，在“壬子”这个日子，国王亲自做卜术，请问鬼神：到罫这个地方去打猎，往来都没有灾祸吗？国王观察裂纹后得到的结论是“吉”，即没有灾祸。这次出猎，打着了十头鹿。“获鹿十”这是应验之辞，是打猎回来后补记上去的。甲骨文虽然古老，毕竟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的汉语，即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语言，历史还要长得多，它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曾发明弓矢和使用镶嵌工具的、以渔猎为生的昂昂溪居民（分布在长城以北），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一万三千多年，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当然也就比甲骨文早了一万年。所以，从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先有词而后有字，即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

但是，若从我国传统观念出发来看这个问题，那末，作为语言的最小而又能自由运用的单位，词却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古书所表达的都只有“字”的概念，而辞令、言词、言语、文章……都是由一个个的字组成并表达的。所以，古代有《说文解字》、《字汇》、《康熙字典》等等工具书，而

没有名为“词典”或“词汇”的工具书。由于汉语语音结构上的特点跟一字一音的汉字相适应，字的概念对于语文的学习和应用极为重要，而词的地位却因此被削弱了。这种特殊的情形一直影响到后代，但知有字而不知有词。直到今天，在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应用中，字词不分或错用字和词这两个概念的现象，也还没有绝迹。这就是因为我国的语文学传统与外国不同，词的概念是后起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当然就是先有字了。

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一种书写单位。在汉语中，一个字有时记录的是一个词，有时记录的只是一个词素，有时记录的仅仅是一个没有含义的音节。例如在“我喜欢弹琵琶”这句话中，六个字记录的是“我、喜欢、弹、琵琶”四个词。“喜”和“欢”这两个字只记录两个词素，合起来才是一个词；“琵”和“琶”这两个字只记录了两个音节，本身不包含意义，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义，是一个词（外来词）。总之，字和词是两个概念，是应当加以区别的。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因为从小一个个地认字，十分艰难，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关于字的观念，结果却把词的概念弄模糊了。

二、从孩子学计数说到词和词汇

年轻的母亲教幼儿学计数，从一数到十、二十、三十……，起初是一个一个往下教。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忽然有所领悟，于是，还没有教过的数目，他也会自己数下去了，而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地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数的组合和表达是有规则的，任何一个数目字，不管它有多大，都

是由十个数码配合而成的。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规则，我们就能表达自如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确也都是这样学会计数的，须知，数的概念是无限的，如果每一个数都必须一个个教和学的话，那末，人的一生光学习数数也还学不完呢。

在语言的学习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例如，当我们认识了一定数量的英语单词之后，有时遇到一些没有学过的词语，也常常能理会它的意思。比如懂得了 school 和 room、girl 这些单词之后，再遇见 schoolroom、schoolgirl 这些生词时，就能通过思索而测知其意思是指“教室”、“女学生”。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合成词，这种合成词的词义，大多数也是由它的构词要素，即词素的意思合成的。如果懂得了各个词素的意思，那末由词素合成的词，也就不难理解了。学习汉语的情况也是如此。汉语的词汇量十分浩大，如果必须学一个才能懂一个，这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合成词，正是通过它的构成部分来求得它的词义的，只有字面意义已溶合到一起而不能分析的那一部分词是例外。进一步说到人们学习遣词造句，学习说话，情况也是如此。一开始，我们总是学一句才会一句的，可是，学过一段时间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了。正如学话的孩子能根据“妈妈看书”这句话，自己造出诸如“爸爸看书”、“哥哥看书”、“宝宝看书”、“外婆看书”或“妈妈看戏”、“妈妈看画片”、“妈妈看打球”等等话来一样。

为什么学习语言会跟学习数数相似，有这样的妙处呢？这是因为语言的结构是具有十分严密的组合规则的，只要我

们掌握了它，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素^①和词，那末，我们就会构词、造句，就会说出自己的话来，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词，是由词素构成的，是构词过程的终点或结果。我们应当掌握它的构造的规则或方法，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新词或生词，也能帮助我们按表情达意的需要去构造新的词语。词，是从句子里分析出来的，是造句过程的起点或最小的结构单位，我们掌握了它，就能按照句法规则的要求，自由地造出各种各样的和无限多的句子来。所以，词是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难怪斯大林同志曾将人类的语言称作“词的语言”，而法国语言学家马赛·柯恩在他的《语言》一书中曾说到：“语言的主体，就是全部词汇”。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词汇是词的总汇，是语言中的“建筑材料”。这种“建筑材料”中的每一个单位，即词，则是一种音、义相溶的“结晶体”，是表达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的“元素”或“基本粒子”。人类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动人的故事和完美的人物形象，都莫不是靠它来表达的。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宝玉正与宝钗挨着肩坐着说话，而林黛玉闯了进来时，有这样一段描写：“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见第八回），这段文字里，什么来啊不来、巧啊不巧的，都不过是一些平淡无

①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

奇的词语，可谓语不惊人；但是，正是靠了这一些，把林黛玉的形象和她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活龙活现，不但如闻其声，而且如见其态。由此可见，词汇本身虽然只不过是一种平平常常的语言表达材料，但是，它却可以用来表现非同寻常的内容。充满战斗性的政治宣言、震动世界的科学上的新发现、绚丽多彩的动人的艺术品……，这一切莫不都是用平凡的词语作材料而编织出来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视一词一语的作用，而要认真地对待它，纯熟地掌握好遣词造句的规则，使它更好地为表情达意、交流思想服务。

三、词“海”有多大

一九三六年，我国辞书学界的前辈舒新城等五十多位学者合编了一部新型的综合性词典，并给这部词典取了一个很新颖别致的名称，叫做《辞海》。“辞”在这里就是指语词（“辞”与“词”在指语词这个意思时是可以通用的），“海”是比喻其大，所以“辞海”就是“词的大海”的意思，这是一种带有夸张色彩的比喻性说法，很有独创性。《辞海》这部工具书共收录词语十万多条，规模比较大。解放以后，新的《辞海》编辑委员会组织力量对《辞海》作了全面的修订、补充，这就是现在新出版的《辞海》。

有趣的是，也有个别读者由于从中查不到某一个词而不满，写信说：不能称为“辞海”，只能算“辞河”或“辞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意见来呢？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词书的收词特点，不了解作为词书的《辞海》和实际语言的“词海”之间的差别。从收词特点看，任何一部词典的收词

数量都是有限度的，例如，《辞海》收词共十万多条，其中单字一万五千，普通语词三万八千多，百科词语五万多，收录的词语是兼及古今的。而古今汉语纵横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实际存在的词语不知比这个数目要大多少倍。可见，《辞海》只是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用途对汉语的词语作了严格的选择，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又如《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共五万六千多条，收录的是现代的普通语词，但是，现代汉语实际存在的语词也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它也不是包罗无遗的。所以，从某一部词典中查不到某一个词，这是难于避免的现象，不能以此作为评定这部词典的优劣的重要根据。因为，词典选收词目总是有限制的，而读者要查的词是五花八门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对无限，自然就难免会有差距了。再如，我们要查现代的语词，有时在《辞海》中查不到，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却能查到；反之，我们如果要查古代的语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查不到的，却可能在《辞海》中查到；在《辞海》中查不到的，可能在《辞源》中找到。我们不能因此就给这三部词典定优劣，因为这三部词典的分工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因为查不到一两个词而贬斥《辞海》为《辞河》、《辞沟》……，那是不公允的。

词典既是收录和解释词语的，那末为什么不把实际语言中存在的词全部收录进去呢？这倒确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了解，我们的语言中实际存在的词语数目是十分巨大的，它真是一个浩大无边的“词海”。俗称“海水不可斗量”，而这“词的大海”也很难一个一个地算清它的数目有多少，也从来没有人去仔细地做过这种浩繁的工作。这是因为词作为一种材料是能在人们说话

时不断地应表达之需而产生出来，是很难统计的。例如在现代汉语中就包含着数量很大的所谓“偶发词”，它是应一时之需而偶然发生的。比如“办法”是一个见于词典的词，以“办法”这个词为根据，就可以有“钻法”（茅盾：《子夜》：“请教这个狗洞怎样一种钻法”），以此推而广之，就会有（书的）读法、（字的）写法、（铅笔的）削法、（汽车的）开法、（小菜的）买法、（水车的）踏法、（两人相好的）好法……，几乎多数动词都可以加上“法”字而成为一个词，这种“动词+法”的词随时可能在说话中出现，也随时可能被用进文学作品中来。这种类型的词，数量不少，统计起来也很困难，编纂词典的时候，通常都是不加收录的。再如带有一个相同词素的一组组“同族词”（如带“心”字的，可以有人心、猪心、鸡心、狼心之类，当然也可以有不常用的鸭心、羊心、牛心、马心……）也是很难计算周全的，词典也只能严格地选录其中最常用的一些。又如由词根加后缀（如“员”、“性”、“者”等等）而构成的词，数量也很多，也不易计算，不能尽加收录。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就查不到“广播员、宣传员、卫生员”等等语词。进而言之，假如说，我们能够克服计算和统计上的困难，把汉语中所有的语词都收录下来，那末，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其全部载入词典，那怕是大词典，因为，这样会使所编的词典大而无当，不切合实用的需要。所以，每一部词典都是不会把语词收罗无遗的，都是根据自己的性质、规模和任务去“词的大海”中选择所需的词目的。小型的词典，选词选得少一些，而正在编纂的《汉语大词典》计划收词三十万条，选词选得就多一些。至于语言中实际存在着的“词

海”，那是大得很的，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能对它作全面的详尽的记录和反映。收词十万条的《辞海》之所以取这样一个书名，只是形容其收词已相当多，当然不能要求它把所有词囊括无遗的。



第二节 词的声音形式

一、在词义内容的外面

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意义内容，凭着它，词才具备了反映外界现象、表达人类思想的能力。词的这种意义内容，有的是反映名物、动作、性状、数量、程度等特点的，因此是实实在在的，叫做实词；有的是反映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意义比较抽象而不太实在的，这就是所谓虚词，如连词、介词、助词等。我们应用了这两类语词，就能遣词造句，得心应手地去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各种内容。但是，词的意义内容是属于意识现象之列的，是不能没有一种物质材料作为表达的形式，而独立地存在的。这种物质形式就是词的声音形式，凭借了它，词的意义内容就从无形变成有形，可以捉摸得到了。

物质性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从表达思想内容的科学原理、表达的方式和方法上说，各种物质材料都是有可能用来充当词义的表达形式的，为什么我们的语言偏偏只用了声音材料呢？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表现能力和实用性两方面来作一考察。第一，声音材料的表现能力是十分强的，它可以用有限的音素组织成无限多样的声音形式以表达一切语词，好象我们用十个数码

配合成各种数字组合的形式，就能够表达无限大的数目概念一样。至于音素，即语音结构中的最小单位或要素，分析起来，数量是不多的，一般大致不过三五十个；然而，对于言语表达来说，这个数目已经足够了，因为三五十个音素互相配合起来，可以配出很多的音节，再将这许多的音节组合起来，又可以配出更多的双音节、三音节形式来，用它们来表达词义内容，是从来不会感到困难的，它们的表现力是用之不竭的。第二，从实用的角度看，应用声音材料来表情达意也最为方便。这种材料不需取之于外界，是人人自身具备的，而人们的大脑控制和指挥发音器官的活动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就好象控制和指挥身上的其余器官或肢体去活动一样，是得之于先天的一种自然性的机能，是十分自如的。采用声音以外的其他物质材料来表达，就都没有这样便利。同时，声音是作用于听觉的，传播起来，速度快、性能好，又不会影响人们的肢体去进行其他种种的活动。因此，人类在其形成和进化的过程中，思维的机能和说话的机能就十分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从而使声音形式获得了意义内容，使意义内容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形式，而不必再求助于别种物质材料了。

不但人类的情况是这样，动物界的情况也大都是这样。不会发音而在沉默中度过一生的动物，当然是有的；但是有发音能力的，则莫不都会利用所发之音来表情达意的（包括某些发音频率过高、过低而不能为人耳感知的动物），故《诗经》有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在动物中大约以禽类最善“说话”。其中的乌鸦、鸚鵡利用声音材料表情达意的情形还相当复杂，据说分析的结果

证明，从它们的发音中可以分辨出多至三百个左右的不同的“语词”。当然，这种观察和研究比研究人类的语言要困难得多，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进行的方法是仔细地、暗暗地观察在自然状态中的动物的“交谈”，审察它们的发音和发音时伴随的动作或表现，并用录音机偷录下来，以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同时，还要观察动物的“对话者”在听到这一声音后作出什么反应，有什么样的表现，以便从中猜测、体会其所发之音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内容。这样，经过多次的反复研究，就能大致掌握它们的音义结合物，即语词。当然，这种“鸟言兽语”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是不能与人类的语言等量齐观的。但是，就其应用声音形式来作为表达的材料而言，则是跟人类一致的。可见，不管是人类语言，还是“鸟言兽语”，寓意托情于声，而后得以表达，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只有那些没有发音能力的人，才会去寻找别的表情达意的办法。据说，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有四万多的印第安族人，他们的喉头结构异乎寻常，以至不能够发音，只能靠手势来表达感情和交流思想。这种情况即使是真的，那也是极其罕见的。所以，人类利用声音材料作为表情达意的物质形式，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二、词的声音形式是怎样组成的

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既然都是用声音材料组成各不相同的外形来表达意义的，那末，这种声音的外形是怎样组成的呢？在今天，由于我们有现代语音学知识和各种语音仪器（如浪纹计、音高管等等）的帮助，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